

国智库和学术机构还有一些文化和历史领域的虚无主义见解让中国公众感到不愉快。如韩国是推崇儒教的社会，但有多位韩国大学教师居然“论证”孔子是韩国人，是在韩国境内传播儒教的工程完毕后，渡海经青岛到达山东并将孔子学说福泽到中国全境。又如端午祭是韩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屈原出生在韩国。这些信息在互联网时代确实引发了极大的争议。包括日本社会普遍不认同这种所谓的学术见解。还有就是莫名的优越感。中国智库通常认为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越性和独特性，使得世界文化舞台缤纷多姿。但不少韩国媒体人员喜欢大肆报道韩流在中国已经全面压倒好莱坞，中国出现了哈韩一代等等。

我后来不愿意参加类似的争辩，在接受韩国主流媒体采访时，我主要解读经济政策和合作取向；在绕不开的朝鲜半岛局势上，则客观地分析朝鲜的战略关切。随着交流的加深，韩国高端智库变得理性起来，不再追求兼并式地统一朝鲜半岛，而是提出和解式交流、人道主义援助北方同胞、南北共同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等国际赛事等新主张。中方智库对此表达了积极理解和肯定，也将韩方的新构想及时地转告给朝方智库。不过，奢望还是存在。如朝鲜半岛本世纪初有两个首都即汉城和平壤，今后如何安排？有韩国智库到处游说其主张：一个是统一后的高丽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另一个是亚盟的首都（类似于欧盟的布鲁塞尔）。此类主张往往得不到亚洲其它国家智库的理解和支持，特别是东盟、日本和印度的智库都明确反对。



上图：2022年1月11日，韩国釜山港码头堆满了进出口货物。

值得指出的是：中韩建交以来，平壤经历了两次最高领导人的更替。特别是两国建交后仅仅两年，具有极大威望的国际政治家、朝鲜开国领袖金日成不幸去世对当时的东北亚地缘局势和亚太关系震荡极大，随后朝鲜还出现了连续三年的经济极端困难局面。是中国从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体现了战略价值。中国智库基调就是和平与发展、对话和交流。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等目标是新世纪之初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也曾经是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设立临时政府的第一站。中韩建交后，当年临时政府要员及后代，纷纷组织韩国智库展开对上海交流。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和彼此间了解，韩国智库总体上认同——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之势是不可抵挡的。日本智库还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第

一要素是战略安全环境，这方面上海的优势明显高于韩国大城市；而韩国大城市处于北方大口径火炮的射程范围内，如果南方处理不好和北方的关系，国际资本随时都会瞬间撤离韩国首都金融圈。何况，上海还有人民币国际结算业务的成长型优势；当网银和微信支付、结算开始在上海运用于国际贸易后，这种优势即不可替代。

至于国际航运中心，韩国智库得到的开导更多地来自于在沪经营的韩资龙头企业。釜山和上海正好是友城关系。但两国建交的最初五年里，釜山每年都要发布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的宏伟蓝图。我曾经考察过其主港光阳港——水深20米，确实是天然优质航道。接待我的釜山官员一度很得意地告诉我：“黄浦江的水深只有近八米，集装箱轮要靠潮汐才能进出上海港；如果疏浚到九米水深，至少得五年时间。”言下之意就是五年可以决定彼此间